

世界文學全集

奧斯婷：

傲慢與偏見

梭格維斯特：

屋頂間的哲學家

莫泊桑：

兩兄弟

14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世界文學全集

奧斯

——⁵傲慢

——慢

與偏見

屋頂間的哲學家

莫泊桑：

兩兄弟



14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365565

世界文學全集 14

精裝 39 大冊

定價 10600 元

編纂者：本社編輯部

出版者：喜美出版社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 2114 號

總經銷：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門市部：台北市萬大路 576 號

電話：3019692 · 3038722 · 3077633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

傲慢與偏見

傲慢與偏見

第一章

一個獨身而富有的男子，必須結婚，這是人所公認的事。

儘管人們對這個男子的認識是多麼的淺薄，只要他到了某一個地方，附近的人家都會把他認為是自己女兒的理想對象了。

「親愛的貝納，你可已聽到耐德非大廈要出賃嗎？」一天，他的太太對他說。

貝納先生回說，沒有聽過。

「朗太太剛來過，她把一切都告訴我了。」

貝納先生仍然不響。

「你究竟想不知道誰租了？」他的妻子不耐煩地嚷着。

「你既然想說給我聽，我自然也不反對知道的。」貝納先生纔說一句。

這已夠使他的妻子滿意了，於是她滔滔不絕地說：

「親愛的，你該曉得，一個從英倫北部來的富有青年，他租了耐德非大廈。上星期一那天，他乘了一輛四輪馬車來，他對房子很滿意，於是，立刻便和摩理斯先生談妥了。他在米迦勒節（九月二十九日）前就要遷入大廈的。他的僕人們將於下星期來清理私邸的一切了。」

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賓利。」

「結過婚沒有？」

「噢，沒有哩！一個有錢而尚未結婚的男子！這對於我們女兒們是多好的一回事呀！」

「什麼？怎會和你的女兒有關係來？」

「親愛的貝納，爲什麼你竟這般不懂事呀？你要知道，我打算把她們其中一個嫁給他呢？」

「那就是他來此居住的計劃嗎？」

「胡說，你怎能如此說法嗎！事實上，他可能鍾情於她們中的一個。所以，當他來的時候，你必須立刻去拜訪他。」

「我倒不覺得有這種需要，你和她們去，或者你叫她們自己去不更好嗎？你還可以打扮得像她們一般的嬌嬈可人，說不定賓利先生就看上你哩！」

「親愛的，你在和我開玩笑笑了。不錯，我從前是美麗的，可是，如今已不是炫耀我的美貌的時候了，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女人，並且，女兒們都到了出嫁的時候，又怎能容許我想到自己的美麗呢？」

「在這種情形下，一個女人根本不會這樣想的。」

「但是，親愛的，當這位先生到來的時候，你必須去訪問他一次。」

「這完全是多餘的。」

「不過，你也得爲女兒們設想，只要你想到你的訪問會使她們有多大的收穫，你便覺得你應該去了。威廉爵士和露格斯夫人也決定去一趟，他們的目的也是一樣。他們是從不訪問新來的客人的。哎！真該死

，如果你不去，我和女兒們怎能去呀。」

「你不用耽心，我相信賓利先生一定很高興和你見面的；同時我還可以寫一個短簡給你帶去，我可以在短簡上表示我衷心地願意將一個女兒嫁給他；當然！我還要特別讚賞莉茜（伊莉莎白）的。」

「我希望你不要做這樣胡塗的事情，莉茜也並不比她的妹妹們出色，我絕對相信她不如珍的美麗，也不及莉地亞的風趣，可是，你總認為她最好」。

「從來沒有人讚賞她們的，她們完全像別的女孩子一般簡單和幼稚。可是，莉茜就不同了，她比她們聰慧得多了。」

「你怎能這樣毀謗自己的孩子呢？你看見我氣惱，你便覺得快樂。對於我思慮的事情，你却絲毫也不同情。」

「親愛的，你誤會了。我很了解你。二十年來，你這種思慮我知道得太多了。」

「但是你却不知道我的苦惱。」

「不過，我希望你會很快就忘記了這些苦惱，我願你能繼續活下去，一直等到那些每年有四千鎊收入的青年做你的鄰居。」

「要是你不肯去拜訪他們，就算來二十個也是沒有用的。」

「我向你保證，如果真的來了二十個，那麼，我一定分別去訪問他們的。」

貝納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古怪的人，他很幽默善諷，沉默而擅辯，此外，二十三年的共同生活使他的妻子完全明瞭他的性格。他的妻子遠比不上他。她只是一個平庸的女人，見識少而脾氣劣，當她不滿意的時候，她總愛胡思亂想。她一生的大事便是女兒的婚姻，拜訪新來的住客和打聽消息就是她最大的安慰。

第二章

在去拜訪賓利先生的許多人中，貝納先生總算沒有落後，他是最先到訪者之一，他雖然早就立定主意要去，但嘴裏却始終在他妻子面前說不願去。因此直到他去訪問後的當天傍晚，她還蒙在鼓裏。這件事經過是這樣的——貝納先生看見他的第二個女兒在整飾帽子，他就突然向她說：

「莉茜，我希望賓利先生會喜歡它。」

「既然我們不準備去拜訪賓利先生，」她的母親怨憤地插嘴道，「我們又何必管他喜歡什麼東西。」

「你忘記了嗎？媽媽，」依莉莎白道，「我們在宴會時要遇到他呢，朗太太已經答應替我們介紹了。」

「我才不相信朗太太肯介紹呢，她自己也有兩個姪女，這女人既自私又偽善，我最不喜歡這女人。」

「我對她也沒有好感，」貝納先生道：「你不用靠她幫忙，倒使我心頭放下一塊大石。」

貝納太太本來不想還嘴的，但結果仍舊按耐不住，只得在女兒身上出氣。

「潔蒂（嘉塞蓮），看在天老爺的面上，不要這樣咳嗽咳个不停，你體諒體諒我可以嗎？你把我弄得要發神經了。」

「潔蒂咳嗽也太不當心了，」父親道：「她咳的時間揀得不好。」

「我又不是咳着好玩的，」潔蒂發惱地答道：「莉茜，你下次的舞會何時開？」

「還有兩個星期。」

「啊，是嗎？」她母親叫道：「朗太太要到事前一天才能回來；她根本不可能替我們介紹，因為到那時連她自己也還無法認識他哩。」

「那麼，我的太太，你倒反而佔盡了妳朋友的優勢了，你可以把賓利先生介紹給她。」

「那不可能啊！貝納先生，我自己和他也不熟識，怎能做介紹人，你怎麼喜歡開玩笑。」

「你的謹慎小心，真使我欽佩不已，兩星期的交情的確太淺了，只認識兩個星期，的確是無法摸清一個人的品格的，可是如果我們不幹，人家會幹，並且朗太太和她的姪女遲早終要想辦法的，所以不如故意賣個人情，假使你不願意，就讓我來介紹好了。」

女兒們聽了都呆瞪住父親，貝納太太却只啞道：「胡說，胡說！我討厭賓利先生。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他道：「難道你認為吃吃力力做介紹人是胡說嗎？這點請恕我不能表同意，瑪麗，你的意思怎樣？我看你這孩子倒很工心計，你會看書做筆記。」

瑪麗給這一捧，很想說幾句得體話，但是一時實在想不出。

「趁瑪麗轉念頭的時候」他繼續道，「我們再商量一下賓利先生的事罷。」

「這個賓利先生把我煩死了，」他的妻子道。

「這真太不幸了；但你為什麼不早這樣說呢？如果我今天早上就知道你這樣，我也不去拜訪他了，真是太不幸了；我既已去訪過他，現在想不認識他也來不及了。」

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太太小姐們聽了果然驚異得口呆目瞪；其中貝納太太更是驚喜交集，可是在一陣快樂的騷動平息後，她又說她早料到他會有此一着。

「親愛的貝納先生，你真是好心腸！我早知道你畢竟會給我說服的。我知道你疼愛女兒們，必然不肯

讓這事失之交臂，啊！我真高興死了，你也太會作弄人了，今天早上去了一直到現在才說出來。」

「好了，潔蒂，現在你儘管咳嗽罷，不妨事了，」貝納先生已被他的妻子擾得筋疲力盡，說着就踱出房去。

「你們的父親多麼好，」房門關上後，貝納太太向女兒們道：「我真不知道你們該怎樣報答他的恩德，我自己也不知該怎樣報答他，我說這年頭呀，要每天認識新朋友可真不容易呢，可是爲了你們這幾個，我們什麼都願意幹。莉地亞，你雖然年紀最小，我敢說下次舞會中，賓利先生一定也會和你跳舞的」。

「噢！」莉地亞倔強地道：「我不怕；雖然我年紀最小，身段却最高呢。」

整個晚上的時間，她們都在計算着賓利先生幾時才會來回拜；商量她們應該幾時請他來吃飯。

第三章

貝納太太不能使丈夫把他和賓利先生見面時的情形說出來，她的幾個女兒也絕無辦法。她們用盡各種方法——坦白的詢問，聰明的比喻和間接的試探，然而始終沒有得到圓滿的答覆。這一來，她們只好向鄰居的露格斯夫人處打聽消息了。她給她們得詳盡的報告，威廉爵士也很賞識這位賓利先生：他是一個英俊的青年，十分討人歡喜，此外，最難得的便是他願意參加下次盛大的聯歡舞會。這是最好不過的事！喜歡跳舞的人很容易便會墜入情網的，她們都渴望這位賓利先生不能例外。

「只要我能見到我有一個女兒舒適地住在耐德非大廈，同時，其他幾個也結了婚的話，我最大的願望便達到了。」貝納太太對她的丈夫說。

幾天後，賓利先生也來探訪貝納先生了，他們在藏書室裏談了十分鐘左右。他這次的過訪，原想認識他那幾位艷名遠播的美麗女兒，可是他只見到她們的父親。說起來還是她們僥倖，她們幾個躲在樓上，從窗口望下來，結果；倒是她們能一瞻賓利先生的豐采。他穿藍色的上衣，騎一匹黑馬。

接着，她們便邀賓利先生來吃飯。貝納夫人興奮地籌劃一切。可是，正當她準備怎樣表揚她的家政的時候，不愉快的消息到了，原來，賓利先生第二天便要回倫敦去，那麼，當然不能答應他們的邀請了。貝納太太大感失望，她不知道他爲什麼要趕回倫敦去；她甚至想到，也許他便是一個到處遷居，不會永遠居留耐德非大廈的人。後來，露格斯夫人告訴她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，她的心情才平靜下來。原來他這次回倫敦是爲了要籌備一個盛大的舞會，後來，不曉得從那裏傳來的消息，那便是說賓利將攜同十二位小姐和七位紳士一起到來參加聯歡舞會。這使許多女孩子心裏感到不悅，但幸虧這只是謠言而已；到了舞會舉行的前一天，賓利先生一行六人從倫敦來——其中五個是他的姊妹和一個表妹，這纔使女孩子們鬆了一口氣。事實上，到會的連賓利先生也只有五個人——他兩個妹妹，大妹妹的丈夫，另外，還有一個青年男子。

賓利是個漂亮的青年，態度溫文。他的兩個妹妹都是很會打扮的小姐。妹夫赫斯特先生很是平凡；惹人注目的是他的朋友達賽先生。他有碩長的身材，英俊的儀表和莊嚴的態度，他到會不過五分鐘，就有人傳出他每年有一萬磅收入的消息。男賓們都對他推崇備至；少女們更認爲他比賓利先生更瀟灑，幾乎整個晚上，他成爲衆人讚賞的對象。可是，他那種特異的態度也使人十分不滿：他的傲慢，妄自尊大，優越感溢露於氣餒；這樣，雖然他在德卑郡擁有很多的財產，別人也覺得他比不上賓利先生的使人愉快了。

賓利先生很快便和客人都玩得很融洽；他是無拘無束的，每次音樂開始的時候，他便跳舞了，並且還嚷着說舞會結束得太早。他還談及他也要在耐德非大廈舉行一次舞會。然而，他的朋友却是一個強烈的對

照，他只和赫斯特夫人跳過一次，與賓利小姐亦只跳過一次而已。他顯然不想認識其他的女孩子；整個晚上，他就在房裏踱來踱去，偶然也和同來的人說一兩句話。毫無疑義的，他是世界上最傲慢最使人討厭的人，沒有人希望他下次再參加舞會的。對他印象最壞的要算貝納太太了，爲的是他竟當衆怠慢她的女兒。因爲男賓不夠，依莉莎白被迫着停舞二次，本來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，但是，當她坐着的時候，賓利先生走過來勸達賽先生跳舞，她聽到了他的談話：

「來吧，達賽，你一定要跳舞的，我不高興你帶着這種態度站在一旁，你最好還是再跳支舞吧。」

「我的確不想跳舞，你應該知道，除非我有最熟悉的舞伴，否則，我最討厭跳舞。在這種場合之下，我怎會跳舞呢？你的妹妹們又都被人邀請了，我再找不到一位我認爲和她跳舞不是受罪的小姐。」

「我却不像你這般吹毛求疵呢！我認爲今天晚上的舞會中，有許多貌美的小姐，其中還有幾位都是罕見的美女哩！」

「你正和今晚最美麗的一位小姐在跳舞。」他瞧着年長的貝納小姐說。

「噢！她是我認識的女孩子中最美麗的一個。可是，你的後面不是正坐着她的妹妹嗎？她也很漂亮，而且很可人，讓我請我的舞伴給你介紹罷。」

「你指那一個？」他回過頭來，向依莉莎白瞧了一會，直到她發覺有人注視她，他才把目光移向別處，然後冷冷地說：

「她長得還算過得去，不過，她却不能使我動心，同時，我可沒有這種閑情逸緻去替這個受人冷落的女子捧場。你還是回到你的舞伴身旁去吧，你可以欣賞她那甜蜜的笑容，你和我說半天話，不過是白費時光而已。」

賓利先生只好走開，依莉莎白仍舊獨自呆坐在椅子上。她把這些話告訴她的朋友。她是個活潑好玩的人，對於這一類可笑的事情，她感到十分有趣。

那天晚上，她們一家人都玩得很痛快。貝納太太見到珍在舞會裏很惹人注目。她是姊妹中最美麗的一個，賓利先生兩次邀她跳舞。珍自己也感到很愉快，而依莉莎白也替她快樂。瑪麗聽到別人告訴賓利小姐說她是這裏才藝最出衆的人，嘉塞蓮和莉地亞也很僥倖地能找到舞伴，這在她兩人來說，已是很有面子的了，因此，她們都懷着高興的心情回到龍蟠村家裏，在那村裏她們算是重要的人物，貝納先生還沒有睡，他藉看書來消遣時間；偶然他也感到十分奇怪，爲什麼她們會對舞會寄予無限的期望，並且會有濃厚的興趣呢？他想。他本人情願她們都失望地回家，可是，從他的太太滔滔不絕的敘述中，他曉得事情和他所想像的完全兩樣。

貝納太太踏進大門便高聲說：「噢！親愛的貝納先生，我們享受了愉快的一晚——一個最滿意的舞會，我恨不得你也會和我們一道去。珍是那麼的受人稱讚，到會的人都說她美麗；賓利先生很喜歡她，還邀她跳舞兩次。最初，他的舞伴是露格斯小姐，當我見到他倆走下舞池的時候，我心裏很不痛快。然而，他却完全不喜歡她，到了他瞥見珍的時候，他立刻就被珍吸引了，跟着他便請人給他介紹，於是，他們第一次共舞。後來他和金小姐也跳過一次，第四次他和馬利亞露格斯小姐跳舞，於是，他再邀請珍，第六次，記得是和莉茜共舞的，跟着是——」。

「如果他知道我要聽這許多名字的話，他將不會舞個不停的。請看上帝份上，不要再把他的舞伴來個別介紹罷。噢！他在第一次跳舞的時候沒有扭傷足踝嗎？」他的丈夫不耐煩地嚷起來。

「噢，親愛的！」貝納太太還說下去，「我很喜歡他，他是那麼的英俊，他的妹妹們也很漂亮。我一

生之中，從來沒有見過像他們那樣考究的服飾。我相信，赫斯特夫人那襲晚禮服的花邊……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她的話再被打斷了，爲的是貝納先生抗議對服飾的描寫。於是，她只好改變話題，而談論達賽先生的不近人情，不懂禮貌和自高自大了。

「但我仍然覺得，」她最後說：「依莉莎白不被他看上並不是一件壞事；像他那種令人憎厭的人，加上他那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態度，簡直是使人作嘔。他就是那麼來回的踱着，自以爲十分了不起的高雅。此外，他還大言不慚地認爲沒有人有資格做他的舞伴。喲！我真恨不得你也見到他那副鬼樣子，好讓你來給他看看你的顏色，我真討厭那傢伙！」

第四章

珍一直留心着沒有在別人面前過份稱讚賓利先生，但當她只和依莉莎白單獨在一起時，她忍不住把她的仰慕全盤托出來了。

「他真是個標準的青年，」她說道：「風雅活潑，善解人意；我從未見過這樣愉快的風度——雍容安閒，家教又好！」

「他也很英俊呢，」依莉莎白答道：「一個青年在可能範圍內，總應該漂亮的。所以，他可算十全十美了吧！」

「他第二次請我跳舞時，我簡直心花怒放了，我自己也想不到會得到這樣的眷寵的。」

「你想不到嗎？我倒早料到了，這就是你和我兩人間的一個大分野。你一被人眷顧，就覺得受寵若驚

。我却從來不這樣，他請你跳兩次舞又有什麼稀奇呢？這是很自然的事，他有眼就該看出你比在場任何女子都最少美麗五倍，他這一點禮貌是應有的，你不必爲此稱頌不已。他的確很和氣。你喜歡他我不怪你，更呆笨些的人，你也喜歡過哩。」

「莉茜！」

「噢！你實在太容易喜歡人了，對許多人都是這樣。你對任何人都找不出錯處來，你眼中看出來的東西樣樣都是好的，我出世以來就沒有聽你說過一個人不好。」

「我不愛一見人就急急吹毛求疵；但我心直口快，想什麼就說什麼。」

「這我也知道，也就因爲這樣我才覺得稀奇，你既有這樣敏銳的感覺，竟會對他人的愚鈍胡塗視若無睹！誠實的矯飾是司空見慣的了。但既不故意炫耀，又非存心虛假，老老實實地把人家捧，好處捧得更好，缺點隻字不提，這種脾氣只有你一個人有。噢！你說也很喜歡他的姊妹嗎？她們的態度和他可不同呢？」

「自然不同——那是說起初不同，但你與她們攀談時她們是很可親的，賓利小姐和他哥哥同住，幫他管家事；我想這個鄰居一定是不錯的吧。」

依莉莎白默默的聽着，心裏終是不服，那兄妹們在宴會中的態度並不能算面面俱圓，她的觀察力較姊姊銳利，脾氣也較固執，在宴會中既沒有受多少注意，心裏自然就對那兄妹們不滿意了。其實，賓利小姐也確是大家閨秀；高興起來談鋒頗不弱，不高興時也未必就令人難堪，只少不免有些驕傲和自負不凡。她們相貌漂亮，在城裏的著名私家學府受教育，有二萬鎊財產，花起錢來漫不在乎，交的朋友全是名流望族；在種種條件上講，她們自然有資格自視甚高而看不起別人了。她們出身於英國北部的書香世家；使她們深深地爲門第而驕傲，反而忘記了她們以及其哥哥的財產都只是做買賣所賺來的。

賓利先生的父親生前有意購置些房地產業，但沒有成功就死了，遺下近十萬鎊的貲財。賓利承繼了那筆遺產，也想置產業，常常在本鄉選擇物業，但現在他既已擁有了一所很好的房屋，又握着大幅田莊，熟識他脾氣的人都懷疑他是否會在耐德非大廈長住，還是到了他有兒子時才把它買下來。

他的妹妹們都希望他有自己的物業。雖然他目前不過是租賃那大廈，賓利小姐也相當滿意地住下了。赫斯特夫人——那個嫁了外強中乾的赫斯特先生的前賓利小姐——很喜歡那大廈，也就不客氣地把他的屋子當作自己的家了。在賓利先生成年後不過兩載，偶然有人把耐德非大廈介紹給他，他一時心動來察看了一下，進去兜了半點鐘圈子，就看中了它的環境，地點和裏面的房間，再加上被業主連吹帶拍，一陣天花亂墜，就立刻把它租了下來。

他與達賽的個性雖截然不同，却有一段穩固的友誼。雖然再也找不出距離更遠的性格，但是因為賓利和靄，坦白而馴良，達賽對他很是親密，而達賽對自己的脾氣也毫無不滿之處，另一方面爲了達賽的能幹，賓利對他非常信任，他的意見也視同金玉。就瞭解程度上說，達賽是較勝的，賓利當然不蠢，可是終不及達賽聰明；達賽是個傲慢，保守、而難以取悅的人；雖然他的出身和教育都好，却仍落落寡合，在這一點上，他的朋友賓利就佔上風了。總之，賓利到處受人歡迎，達賽却到處得罪他人。

他們對於馬利頓宴會的看法，就是表現兩人性格的最好例子。賓利覺得會中所遇，可以算是畢生所見最愉快的人和最美麗的女郎了；大家都對他很客氣殷勤；整個舞會無拘無束，很快就與在場的人相處得融洽洽，恍如熟識一般。至於說到貝納小姐呢，他認爲天使也沒有這樣美麗；達賽所見就完全相反了，他覺得他們只是亂糟糟的一團；既無美感，又乏風度；他對所有賓客，沒有一個感到興趣，也沒有人向他獻殷勤，逗他高興，貝納小姐雖還漂亮，但太會笑了。

這層赫斯特夫人和她的妹妹也表同意——但仍對她表好感，說她是個甜蜜的少女，不妨和她繼續來往。於是貝納小姐是個甜蜜的少女就被肯定了，賓利先生見姊妹們如此說，更正言順地大轉其念頭起來。

第五章

威廉露格斯爵士和貝納家人世好，又因為露格斯家正在龍蟠村附近，所以，他們的過從更密了。威廉爵士早年在馬利頓營商，而獲得可觀的財富，且還得到爵士的榮銜。也許就因為有了爵士的身價，他便不再繼續做生意而遷居到一個小鎮上。不久，他又遷到距離馬利頓僅一哩的地方，在那裏建立了露格斯私邸；他認為這樣更可以想像自己地位的重要，同時，這樣才可以擺脫一切商業關係而顯得更高雅。誠然，他的階級是提高了，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妄自尊大，相反地，他却很關懷別人的一切。由於他對人的和藹和有禮，態度恭謹和謙虛，更獲人們的敬重。

露格斯太太是一個善良的婦人，她這種人本來不夠資格和貝納太太做鄰居的。他們有好幾個兒女。最長的露格斯小姐已有二十七歲，她是一個有頭腦並且聰明的女孩子，是依莉莎白的摯友。

他們既是熟悉的朋友，所以兩家的女孩子們談論舞會的一切自是必然的事。這次舞會過後，露格斯小姐們都到龍蟠村來了。

「夏綠蒂，你被賓利先生選作第一位舞伴哩！」貝納太太慇懃有禮地說。

「不錯，可是他似乎更欣賞他第二次的舞伴呢。」

「噢！你的意思大概是說他第二次便和珍共舞吧，同時，還邀她兩次。真的，他很喜歡她，我也希望